

中外名人傳

(五十三)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四十七頁)

谷正鼎(一九〇二—一九七四)

制憲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

少年隨兄赴德留學

谷正鼎，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制憲國大代表，第一屆立法委員。與兄谷正倫、谷正綱共同獻身國家，有「谷氏三傑」之稱。

谷正鼎為貴州安順人，生於一九〇二年農曆九月五日，其父谷蘭皋，急功好義，興辦公益事業，救助困窘鄉親，為地方所敬仰，母親胡太夫人，育有昆仲四人，長兄谷正倫、次兄谷正楷、三兄谷正綱，谷正鼎行四，為季弟。

谷正鼎幼年聰慧，讀書過目不忘，性格慷慨豁達，有任俠之風，中學時代，目睹國家遭逢內憂外患，強敵欺凌，深感青年有救國重任，非廣泛吸收新知不可。乃於一九二一年與三兄谷正綱連袂赴日求學，繼而轉往德國，入柏林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以備運用所學富國強兵。

轉讀蘇俄中山大學

一九二四年，國父孫中山先生重組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講述三民主義，號召青年革命救國，谷正鼎深受感召，詳研三民主義，信仰益篤，遂參加中國國民黨，矢志獻身黨國。翌年，他仍在柏林大學求學時，忽由國民黨選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研究，乃與三兄谷正綱由德轉赴蘇俄。當時俄共革命成功未久，但已成爲第三國際的

領導中心。谷正鼎在中山大學精研馬列著作及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深悉共黨有赤化中國的野心，並進而要經由中國侵吞亞歐及美洲，因而對俄共深具戒心。當時俄共對中山大學之國民黨員，監視防範，無所不用其極，谷正鼎在俄兩年，洞悉其陰謀，乃與三兄谷正綱秘密聯絡忠貞黨員，堅持國家立場，與國際派共黨分子作殊死鬥爭，揭穿其偽裝，破除其陰謀。共黨分子對他威脅利誘，均無法奪其志。是時，正是聯俄容共期間，共黨雖視其爲眼中釘，仍要偽裝笑臉，故示親善。谷正鼎既已察覺俄共謀我企圖，乃聯合志同道合的同學，以其豐富的理論，淵博的知識，敏捷的辯才，在各種場合與共黨分子辯論，後來的共酋陳紹禹(王明)、鄧小平均爲其手下敗將，因而視之爲眼中刺，欲拔之而

後快。

國父孫中山逝世，一九二五年俄共在俄京舉辦追悼會，後來被史達林清算的托羅茨基到會演說，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烏托邦主義，駐俄大使胡漢民當場嚴辭駁斥，谷正鼎尤為憤慨，聯合在俄黨員共同具名書寫抗議函，由谷正鼎譯成德文，面交中山大學荷蘭人校長拉狄克，請其轉交俄共及第三國際中央委員會表達抗議。此舉使克里姆林宮為之震撼，揚言要對谷正鼎下手，他聞之一笑置之，毫不畏懼，照樣與共黨分子辯難，中共黨員陳紹禹、鄧小平當時亦在俄，兩人號稱理論派健將，但與谷正鼎交鋒，經常敗北。

谷正鼎留俄期間，遇四川籍女同學皮以書小姐，相知相愛，志同道合，於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結成夫婦。翌年四月，共同奉召回國服務。

清黨時期險遭勞改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國國民黨全面清黨，留俄的國民黨員面臨困境，谷正鼎、皮以書於清黨開始後，雙雙遭俄共羈留，欲遣往西北利亞勞改，兩人雖身陷虎穴，但反共的意志不改，幸由政府透過外交嚴

正交涉，始回到國內。回國後，奉派為北平市黨部指導委員兼常務委員，推動黨務發展，擴展組織，啓迪青年。皮以書從旁協助，工作順利。當時，谷正鼎以一般青年思想多為共黨邪說所惑，乃致力於講述中國國民黨理論政策，力闢共黨理論謬誤，謂：「中共黨章載明為第三國際之支部，無異自承為漢奸組織而效忠於異國」。雄辯滔滔，析理精澈，迷途青年醍醐灌頂，憬悟者甚眾。嗣由政府內調為鐵道部總務司司長，操守廉潔，持事謹嚴，對奢侈浪費之風多有矯正。任內推行勞工教育，改進勞工組織，提高勞工福利諸端，阻遏共黨滲透勞工組織，製造暴亂者；勞工運動的坦途，由谷正鼎一手闢建而成。

西北工作與共鬥爭

一九二七年蘆溝橋事變後，抗戰軍興，政府接納中共，聯合抗日。但中共盤據延安，假抗日之名，陰謀奪權，對中央命令，陽奉陰違，勾結日寇，襲擊友軍，散播赤色毒素，蠱惑愛國青年。谷正鼎奉軍事委員會派遣，赴大西北工作，阻止中共施展陰謀，歷任西北綏靖公署廳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天水行營政治部主任、軍事

委員會西安辦公廳副主任兼第四處處長、陝西省黨部主任委員及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支團部籌備主任等職，主持西北黨務及政治作戰工作長達八年。後來又負責西北地區黨政軍聯席會報，協調各方，本「公平」、「守法」二原則，與中共週旋，不使其有所藉口，滋生事端，屢屢彌禍亂於無形；使西安地區一時成為防共抗日重鎮。當時共軍潛匿西安外圍，設辦事處於市內，中共人員出入往來，不受任何干涉；谷正鼎嚴值防，勤戒備，延聘人才，編印書刊，宣揚三民主義，力斥中共邪說暴行，使許多迷途青年，及時醒悟。

在西北工作時，谷正鼎以抗日與剿共政策為不可分，故而他主持對中共鬥爭，以謀略戰為主。他為喚醒誤入共黨歧途的青年，曾創辦訓練機構，廣納戰區青年，導引其力量貢獻於對日作戰；他為阻遏共黨毒化策略，曾創辦並獎助各種反共書刊，以建設性的理論，粉碎共黨的歪曲宣傳；並經常奔走各地，演講三民主義理論，以駁斥共產主義之謬說；對於端正西北戰地青年之思想，團結西北抗日力量，貢獻卓越。

有一天，中共人員到他的辦公室，力

陳他們在西安的「抗日團體」，未經備案，遭受歧視。谷正鼎正色告訴中共人員說：「我國人民，不分黨派，均有居住、遷徙、集會、結社及言論、出版之自由，然均須向政府登記或備案；如言待遇不公，余願送若干同志至陝北，在同等條件下，接受貴方待遇。果能證明陝北各地均有如我方集會、結社之自由，則可無條件讓你們團體在西安公開活動」。中共人員無詞以對默然而退。可見他的機敏與膽識。

行憲之後當選立委

谷正鼎於一九三五年即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但一直在外任職，直到抗戰勝利，才內調為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秘書長，本諸他在西北的工作經驗，策劃方略，指導防止中共叛亂。不久，被遴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八年政府實施憲政，還政於民，谷正鼎膺選貴州省第一區第一屆立法委員。其時他甫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奉派為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旋升任部長。時值中共全面倡亂，局勢急遽逆轉，中央政府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而臺北，輾轉播遷，全民動盪，舉世驚駭。而此時

谷正鼎在黨方面掌握組織樞紐，在政治方面則為國會中堅，乃秉承領袖蔣中正旨意，在廣州部署，協調同志，粉碎了代總統李宗仁刻意求和之計，立有功績卻不居功。

政府遷台以後，中國國民黨實施改造，自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谷正鼎交卸組織部長，改任中央評議委員，始得專心致力立法，議會與政黨本不可分，立法工作有其黨性一面，亦有其政策性一面。谷正鼎自投身革命，即以實現三民主義為職志，矢勤矢勇，貫徹始終。與兄谷正倫、谷正綱並稱黨的鬥士，尤對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成性，國際政治的波詭雲譎，及國家民族自強自立之道，均有極為深刻的體驗與認識。故在立法院中除致力黨政協調，發揮政黨政治之功能而外，則集中心力於外交政策之研究，參加為外交委員會委員；先後多次膺選外交委員會召集委員，對於條約案及其他外交議案之審議，以及直接間接之外交活動，無不率身為先，悉力以赴。

外交建言擲地有聲

行政院長列席立法院院會，提出施政

方針或施政報告時，谷正鼎以其無礙的辯才，豐富的外交學養，敏銳的國際形勢判斷，提出口頭及書面外交政策質詢，洋洋灑灑，都千萬言，與政府堅決反共、敵我分明的革命外交政策，桴鼓相應；對內以清明理智的分析，啓發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民心；對外則宣示我反共復國之堅強信念，以斥姑息妥協、中立和解之謬論。其前後質詢紀錄，實為此一時期國際局勢變化、及我外交奮鬥極具價值的歷史文獻。

例如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六日，谷正

鼎在日本東京「國際勝共聯盟第三屆亞洲勝共大會」上演講指出：「勝共」就是要戰勝共產黨，就是要在理論與行動上採取積極的態度，在組織上堅強的團結，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消除共產邪惡毒素；並積極的建立民主自由康樂福利的社會，以造福人群，根絕赤禍，以達成民族獨立，政治自由，經濟平等的和平世界。這個崇高偉大的使命，就要由今天的亞洲勝共大會堅決勇敢的擔負起來。我深信以各位的決心毅力，一定能勝利，一定能成功。

「反共」與「勝共」是目標一致，相

輔相成的，反共的目的是在求對共黨鬥爭的勝利，而欲求勝共，必須反共。「反共」是撥亂反正，反其道而行之，是有積極創造性的。自由制度優於共產制度，在自由國家，政治民主，經濟繁榮；在共產國家，政治殘暴，民不聊生。以這兩種制度相比，勝利應屬於自由國家。」

近來世局的混沌，實導源於「以談判代替對抗」及「多元均勢和平」之說。因此種作法，使敵友不分，陣容混亂，致使自由世界反共精神崩潰，協防、聯盟組織瀕臨瓦解，條約承諾之信用，發生動搖，而共黨便乘機進取，擴張侵略。歷來戰爭與糾紛的解決，多須經過談判，但是現在談判的對象是共產黨，這是一個邪惡陰狠狡詐的集團，是一個信仰馬列暴力革命的國際無產階級的組織，是一個由外國培植指導的第五縱隊；它不是一個民主政治下的普通政黨，而是利用民主政治的自由，用合法掩護非法，來毀滅民主政治的，民主國家應當宣告共黨為非法而禁絕之。共黨視談判為「欺敵」「誤敵」的手段，視談判為戰爭的另一形態；用談判協議，以束縛對方，癱瘓對方，而共黨對於協議決不遵守。因之對共黨作戰，只有堅強的戰

鬥，澈底將它消滅，爭取完全勝利。

又如他於一九七四年二月廿六日在立法院第五十三會期第一次會議向行政院長提出質詢時指稱：所謂「和平共存」，其作用在麻痺、癱瘓民主國家的反共意識，以便征服。至於根據多元均勢所產生的權術秘密外交，更是不分敵友，不講道義，其結果一定是助長敵人的兇燄，削弱自由盟邦的團結，使親痛仇快，離心離德。須知權術秘密外交係封建時代宮廷外交的產物，與民主政治的精神是違反的。今天自由世界對國際共黨的鬥爭是思想鬥爭、組織鬥爭，今天是群眾的反共時代，不是封建宮廷的權術陰謀時代。如捨棄團結自由盟邦共同反共的思想、組織及道義原則，而專弄秘密權術外交，則每一盟國都有被出賣的恐懼，這就中了共黨離間分化自由世界的陰謀。

「美國近年來力求與俄共和解，企圖求得暫時的苟安，便誇大為奠定數世的和平，以一種虛無飄渺的和平幻想來麻痺群眾自欺欺人，這對自由世界及美國均有危險的。」

「共產主義本身所孕育著的自我毀滅的種子，現已開始在鐵幕內發酵。鐵幕裏

面十億人民嚮往自由的意志和力量，向為民主國家所忽視唾棄。但這是一個最能直接震撼共產政權的力量，蘇俄與中共都在受著這一強大力量的震撼。最近蘇俄對反共作家索忍尼辛的放逐國外，而不敢對他迫害殺戮，這固然是由於國際人士的聲援，但實是表示在蘇俄國內站在索忍尼辛一邊的必還有強大的力量，使蘇俄當權者不敢殺害這一力量的代言人。」

揆諸近年來，中共政權不斷的流放異議人士，如魏京生、王丹、王希哲等均被送往美國。和蘇俄鐵幕潰崩前的做法如出一轍，可見谷正鼎的先見之明。

谷正鼎任立法委員長達廿六年，經常對國際問題及外交政策，發抒卓見，金聲玉振，擲地有聲。

盡瘁國事夫妻雙病

一九七三年，谷正鼎照顧夫人皮以書養病期間，猶率中央民意代表團赴日，參加國際勝共聯盟第三屆勝共大會，推動國民生外交。

谷正鼎與夫人皮以書，人稱「革命鴛鴦」，皮以書是四川南川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讀書時，已是革命積極分子，孫中

山逝世北京，在治喪典禮中，她名列招待員之一，是位傑出的女青年。後來她到莫斯科留學，遇到同校留學生谷正鼎，戀愛結婚，婚後雙雙獻身革命大業。抗戰期間，她在西安，擔任婦運及兒童保育工作，中共前總理李鵬就曾受過她的照顧。抗戰勝利後，皮以書在四川競選立法委員，順利當選。來台後受知於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輔佐蔣夫人成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擔任總幹事，非常活躍，對於激勵三軍士氣，照顧軍眷生活，救助傷病官兵，瞻卹忠烈遺族方面，貢獻卓越。皮以書秉承蔣夫人旨意，悉力以赴，勞瘁廿餘年，不幸染患不治之疾，於一九七三年由谷正鼎陪同赴美治療，終告棄世。谷正鼎悲不自勝，以「哭以書」一文祭之。然而谷正

鼎悲悼亡妻時，自己亦告罹病，患有腸癌，加之陪同妻子治病，勞苦過甚，纏綿病榻數月，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後皮以書數月而逝，年七十二歲。其三兄谷正綱當時尚健在，兄弟情篤，遽遭弟喪，悲痛萬分，親自泣讀祭弟文，一字一淚，感人肺腑。祭文中述及谷正鼎病危時泣告谷正綱他們的長兄谷正倫的遺言曰：「吾參加同盟會為會員，迄今四十餘年，今雖未

能親見革命成功，但死後仍當為國民黨黨鬼，而繼續為黨奮鬥」。並囑以「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倫之墓」為墓碑，一門忠義，無負蔣公知遇之恩。

谷正鼎侍親孝，事兄敬，律已嚴，待人誠，畢生自奉甚薄、公私取予之間，充分恪守分際。當大陸淪共前中樞自重慶遷臺時，谷正鼎有外甥自家鄉投靠，乞賜機票一張，他拒絕說：「此中央黨部之機票，用以接運同志者，何可假公濟私！」公而忘私的精神，世所罕見。

谷正鼎遺有四子一女，谷家偉、谷家弘、谷家秦、谷家德及女兒谷家瑛，分別獲碩博士學位，服務政經教育界，卓然有成。（蕭新民撰）

藍蔭鼎（一九〇三—一九七九）

台灣水彩畫家

台灣畫報社社長

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

藝壇大師特立獨行

藍蔭鼎著名的台灣水彩畫家，畫風偏愛鄉土景物，屬於寫實派。除繪畫外，藍

蔭鼎亦擅寫作，文筆雋永流暢，行文頗富哲思，其「鼎廬小語」、「鼎廬隨筆」兩書曾風行一時，擁有眾多讀者。

藍蔭鼎為美術大家，但他在藝壇特立獨行，恪守畫家本分，順勢而為，從不狂熱，對於畫壇風雲，冷眼旁觀，絕不置評。因而他的朋友少有藝壇同道，多是達官顯要或外國人。而他在美術界，可稱之為大師，論作品也有資格躋入大師之林。因其不隨流俗，故遭致惡意批評。晚年曾貴為有軍方背景的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算是平步青雲，招人閒話，也是其來有自。藍蔭鼎飛黃騰達，不是學生擁簇，亦非流派推動，而是獨自闖創而來。他獨特的水彩畫風，一手反應台灣農村光明面的景觀技法，備受海內外藝術愛好者所推崇。雖聲名不虛，卻顯得太過孤高。

漢文日文皆有根基

藍蔭鼎是台灣宜蘭人，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十月十三日生於羅東，父親蘭欽為前清秀才，其母劉治則為偏房，進不了藍家大門，自幼母子住在外面，相依為命，生活頗為清苦，不過，其父對他的教育相當重視，採雙軌制學習，除進入

公學校受日式教育外，另在家中學習漢文。他於六歲啓蒙，先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而後進入羅東公學校，於一九一四年畢業，這是他惟一的正規學歷。

藍蔭鼎自幼展現優異的繪畫才能，但家不富裕，買不起顏料，其母自行採摘紅花、黃花，榨取花汁，供他作畫。作品優異，羅東公學的日籍校長，賞識他的才能，畢業後留校服務。十九歲時與同鄉女子吳玉霞結婚。

一九二〇年前後，日人治台漸用文治，在教育方面採同化政策，全台最高學府「國語學校」改名為師範學校，有計劃的培植台籍教員，作為間接統治工具。為配合此一政策，負責美育的導師石川欽一郎於一九二三年來台，任台北師範美術教師。

石川為日本靜岡縣人，曾師事川村清雄，赴英國留學，有英國紳士作風其技法以英國透明水彩畫法為主，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城時，石川隨軍為翻譯官，赴中國大陸，於戰役中因腿傷而遣返日本，回日後，先後加入光風會、水彩畫、圖畫獎勵會為會員。於臺北師範任教期間，組織了「學生寫生會」從事繪畫活動。

日籍畫師石川賞識

藍蔭鼎與石川結下師生緣，始於一九

二四年，石川以師範學校美術教師身分，巡迴臺灣東部，輔導美術教學，到達羅東公學校，校長介紹藍蔭鼎向石川求教，石川對這位在鄉下自修的少年畫藝頗為激賞，認為是可造之材，希望藍蔭鼎前往臺北學畫。就在這一年，他決定往臺北進修，參加了石川在北師舉辦的「暑期美術講習會」。

會裏的基本會員有陳植棋、李石樵、李澤藩、葉大城、楊啓東、李梅樹、陳英聲、倪蔭懷。同年，在石川的推動下，由倪蔭懷為首，邀集了陳澄波、陳英聲、陳承藩、藍蔭鼎、陳植棋、陳銀用等七人組成「七星畫壇」，以人數七人及臺北近郊之七星山命名。同時臺北也成立了「臺灣水彩畫會」，會員也是以石川領導的臺北師範學生和校友為主，會員有石川、倪蔭懷、陳英聲、李澤藩、李石樵、張萬傳、洪瑞麟和藍蔭鼎等人。會員除切磋畫藝外，每年舉行作品發表會，同時邀請「日本水彩畫會」的作品展出。「七星畫會」每年在臺北博物館舉行一次會員作品聯展，展出水彩和油畫。這兩個畫會成立，使畫

家結社的活動成為最早推動臺灣美術活動的原動力。惟「七星畫壇」只舉辦了三屆即告停止。

一九二六年，廿四歲的藍蔭鼎，作品首次入選日本「帝展」，以後又陸續參展過三次。在台灣他也得「台灣美展」的「台日賞」，就在這一年，由石川推荐他開始擔任台北第一女子高校美術教員，其後轉任第二女高，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

主編豐年台灣畫刊

一九二七年七月，藍蔭鼎獲日本一家水彩顏料公司贊助，於暑期赴日短期進修，進入日本國立東京美術學校。一九二九年，由石川欽一郎推薦，獲英國皇家水彩畫協會會員資格，一九三二年，石川欽一郎回日本，藍蔭鼎參加的「臺灣水彩畫會」，為了紀念石川多年來的教導，改組成「一廬會」，每年仍然照例舉辦展覽會。一九三九年，應意大利美術協會之邀，在羅馬舉行第一個展。

台灣光復前夕，藍蔭鼎曾旅遊福建、廣東、上海、南京、青島、東北和韓國。一九四五年光復後，藍蔭辭去臺北二女高

教職，擬做專業畫家。然而並未如願，翌年即應聘為臺灣畫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一九五一年，豐年半月刊成立，藍氏復出任該刊社長及總編輯。這兩個差事，都算是公職。

臺灣畫刊以圖片為主，藍蔭鼎是美術家，適合此項工作。一九四六年，楊三郎、郭雪湖、李石樵和藍蔭鼎等人發起的「臺灣省美術展覽會」，在十月間展出，他是西畫部的審查人之一。展後，他把這一屆省展展出的作品，刊登在「臺灣畫刊」，成爲今日唯一留存的首屆省展記錄。

一九四九年，政府播遷來台，美國爲幫助台灣，成立了中國農業復興委員會，致力農村建設，改善農民生活。就在此時，藍蔭鼎認識了美國新聞處職員許伯樂，此人喜愛美術，非常欣賞藍氏的水彩畫，兩人極爲投契，藍蔭鼎來自鄉間，深諳農民之需，他覺得需要有一份提高農民智識的刊物，才能對農村經濟建設有所裨益。這個構想透過許伯樂得到美援機構的同意。後來農復會認爲這是越俎代庖，認爲這樣的刊物也可以由同屬美援單位的農復會來做。一九五一年創刊的「豐年雜誌」，遂成爲農復會發行的半年刊，但是社長和

總編輯仍由藍蔭鼎擔任。

第二年，藍蔭鼎因與洋人意見不合而辭職，但因創辦這份刊物的因緣，使得他的經歷與畫藝，獲得美國方面的認可。一九五四年三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四個月。訪問期間，美方爲他安排畫展及演講，五月赴白宮，晉謁美國總統艾森豪，致贈其水彩畫「玉山瑞雪」一幀。在美四個月內，他旅行各地寫生所得作品，於一九五八年二月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作品印成彩色畫集。此次展覽也是藍氏在臺灣唯一的一次公開性個人展出。

藍蔭鼎的藝術樹立在台灣田野上，他並非前衛，但作品卻獨得崇尚現代主義美國人的青睞。遊美歸來，藍蔭鼎的社會地位陡漲，他所結交的朋友有帝王、總統、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國務卿及台北外交圈的外交使節。

一九五七年他奉派赴菲律賓，參加國際藝術會議，晉謁菲總統賈西亞，贈送其水彩畫「群鴨」。同年復應泰國文化部邀請，訪問曼谷，舉行個展。開幕後第二日，晉見泰王，且接受晚宴。一九七〇年八月，復訪問東南亞各國，在菲律賓，贈馬可仕總統「瑞祥舞龍圖」，在泰國贈

國王「瑞祥舞獅圖」。一九七五年八月，赴歐洲訪問，經梵蒂岡，蒙教宗保祿六世接見；十月轉往美國，再遊白宮，拜會福特總統。一九七八年八月往訪南美各國，在哥斯達黎加蒙卡拉羅總統召見，九月返國，十月間哥國總統夫人訪華，親至鼎廬拜訪他。

成名後的藍蔭鼎，畫風已超越其師石川清雅簡淡的手法，筆觸俐落快捷，佈局繁複綿密，點綴的人物、牲畜、禽鳥極爲生動。整幅畫巍然矗立，非常耐看。

藍蔭鼎於一九五九年獲教育部頒發學術文藝獎，一九六二年被列入日內瓦發行的國際藝術年鑑當代著名畫家。一九七一年歐洲藝術討論會與美國藝術評論學會，聯合選出世界十大水彩畫家，藍氏爲其中之一。其作品除愛好者個人收藏外，一九五六年六月，原爲紐約市公共圖書館珍藏的作品「臺灣新年」，依其圖樣雕刻在水晶器皿上，已藏入國立歷史博物館。一九六五年，西班牙國立美術館委託繪製長一丈寬六尺之巨作「蓬萊長春」。一九六六年一月，參加英國皇家水彩協會展覽之作品「養鴨人家」，由倫敦劍橋美術博物館收藏。一九六七年五月「河邊洗衣」與「

鼎廬小語生活筆錄

藍蔭鼎在台北，先住士林，後遷居中山北路一段三條通，一九六五年於士林銘傳商專附近購地自建住居，屋成仍命名為「鼎廬」，「蔭交竹柏詩情足；鼎鑄山川畫境開。」為半中半西的建築，建於半山上，既有布置雅潔的花園，又有自然採光的畫廊，畫室則在二樓，空間很大，最外的一部分，桌上放著畫架，為作畫之地，當中隔著茶几，家具是中國式的，靠裏邊則陳列著不少臺灣高山同胞手工藝品。藍蔭鼎亦為名收藏家，自青年時期即注意山胞藝術品，日據時代在本省各地寫生，足跡歷遍臺東、屏東、花蓮等山地部落，且與各部落建立相當良好的友誼，是以所集精良。往後，因嗜好所在，對各種藝術品也廣事蒐羅，士林鼎廬所藏，儼然如博物館。

一九七三年三月，藍蔭鼎出任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每日晨間赴公司處理公事，下午則在鼎廬畫室作畫，同時在「華視週刊」闢一專欄：「鼎廬小語」；敘事述

懷，頗富哲思。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結集出書，他自序上說：「『鼎廬小語』是本人以一個畫家的立場，積七十餘年的人生經驗，耳之所聞，目之所睹，嚐過的酸甜苦辣，經過的失敗，得意的人生路程，在繪畫之餘，靜寂之間，時常反覆思索而得來的生活筆錄。」藍氏不是文學家，卻以平實無華的筆調，寫出個人對週遭事物的感受，隨手拈來，充滿著藍氏一貫對萬事萬物欣賞的態度，扉頁上自己題了「真的追究、善的行動、美的表現、聖的存在」，可算是他對人生的宣言。除了鼎廬小語，他又為中央日報，寫「鼎廬隨筆」，為中國時報作「畫我故鄉」來表達他的思想和觀念。可以說是晚年，除了「畫」之外，對人生信念的另一番表達。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藍蔭鼎為中國時報撰寫「畫我故鄉」寄出稿件「新春談羊」，當晚猶應總統府資政張群邀宴於圓山大飯店。惟翌日凌晨二時卅分心臟病突發逝世。

畫作歌頌台灣農村

藍蔭鼎的繪畫歷史垂六十年，始終以水彩方式描繪他個人所處的生活，除了出

國旅遊寫生，畫的是外國風光，絕大多數是歌頌臺灣本地的田園風光，鄉土的情趣。題材上，臺灣的老婦人、廟宇、農夫插秧、樹林蹊徑、竹徑小溪、村舍、牛群、鴨群、趕集、山田水池、竹橋、橫貫公路一再的出現在他的筆下，臺灣的綠竹、水流尤多，雖然他的水彩畫，基本上是西洋畫，然而，水、竹的題材卻和傳統中國畫很接近。

畫中對鄉土的關懷和依戀，一輩子沒有改變，對這一個問題，他很堅持的說過：「現在一般畫家，都喜歡畫洋樓、芭蕾，其實與其畫洋樓，還不如畫一些京戲的戲裝。」近三、四十年來，世界的畫風一再改變，藍氏卻始終未曾標新立異，照樣地歌頌臺灣的自然，對自己的不趕時髦，他幽默的說自己是個老和尚，只會唸古老的經。

西洋技法中國風味

談到自己的畫，藍蔭鼎說：「畫家作畫，是給別人欣賞的，觀賞者的批評，纔最切實。」他又說：「我不喜歡開畫展，但卻非常喜歡看畫展，而且以十分虔敬的心情，去欣賞展出者的作品。因為每一位

畫家，都有值得自己學的地方，對自己都有很大的益處。同時更進一步說，縱然是一個小孩子，也有值得自己學的地方。因為年紀大了，與人接觸多了，其中經過許多的得失利害，『虛偽』也就跟著產生。和小孩子相比，老頭子失去了那份真誠，而真誠卻是畫家最重要的質素。『這段話裏他沒對自己的作品得失有所評論，卻顯出真誠來，對當代平輩或晚輩的畫家，從未有一句貶損的評語，接觸的人或事物，都以一種美好的態度來欣賞。』

藍蔭鼎曾經提到，他父親是一位國畫家，幼年在家里受國畫的陶冶。光復後，他水彩畫面上的筆觸逐漸增多，且線條靈動。晚年，畫風景，如果是山景，更運用許多有力的線條，顏色也幾乎以墨為主，像是國畫中的墨，畫臺灣常見的竹林，筆中水分乾枯的色彩，在畫紙上有力的斜擦，相當於國畫裏的枯筆澀墨。畫山特別注意石紋，用各種線來表現巖石的質感，幾乎也是國畫裏的「皴法」了。而畫面表達的情景，也非常中國化。

畢生不評畫不教畫

藍蔭鼎一生，除了一些公職性的職務

外，畢生未在專業美術科系任教，雖曾在美術團體活動中扮演要角，但未參加任何美術社團，也沒有收過一個門徒，他解釋說：「常有人說我，藍蔭鼎這個人真奇怪，為什麼不肯收徒弟，是不是他作畫有什麼秘訣，不肯傳授給人。其實，我那裏有什麼秘訣，祇是我平時作畫，不願意有人在旁邊看，如果有人跟我學畫，我又怎能拒絕學生看我作畫呢？我總覺得作畫是應當絕對自由的，假如有人干擾，那樣便不容易畫出好畫來，我需要靜靜的，忘了一切。」這幾句話，真是創作者的至理名言，一個畫家能忘才能靜，甚至於必需忘掉自己是一位畫家，忘掉是在作畫，忘掉什麼是我，什麼是畫，這樣才會有超絕的作品產生。

藍蔭鼎遺有著作「鼎廬小語」、「鼎廬隨筆」，均由華視出版。他在中國時報連載的「畫我故鄉」，是連載的詩畫作品，以小品文及速寫的方式，重新勾起昔日農忙及農閒的回憶，老少咸宜，雅俗共賞。

作為虔誠的長老教會教友，藍蔭鼎伉儷情篤，鴻案相莊，白頭偕老，育有四男五女，個個有成。他熱愛自然，懂得人生

，對別人的批評不反擊、不評畫、不賣畫、不教畫，但他的作品卻承載了台灣農村社會全部的喜怒哀樂。（龔祖遂編撰）

魯登道夫（一八六五—一九三七）

德國傑出將領

德國陸軍總參部第二處處長

計畫周詳構想創新

魯登道夫（Ludendorff, Erich）為世界公認現代最傑出的軍事天才。他畢業於以訓練嚴酷著稱的德國士官學校，該校會培養出無數優秀的德國將領，受到世人的肯定。

魯登道夫綻放出軍事的才華，是當他於一九〇八年擔任陸軍總參謀部第二處處長時起，該處主管緊急部署和動員的業務，由於他周詳縝密的計畫與大膽創新的構想，奠下參謀作業的最佳典範。

當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戰雲密布之時，德國處於孤軍作戰，面對協約國以優勢軍力包抄夾擊之際，德國亟思扭轉局勢。參謀本部遂擬定所謂的「施里芬」計畫，這個計劃的精髓在，由於法國正面堅固

的防線，使德軍無法突破，爲了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改採迂迴戰術，繞道瑞士與比利時，從法國北部平原，直搗法國神經中樞——巴黎。

「施里芬」計劃所面臨的難題是瑞典兩國爲國際共同承認的中立國，此舉勢必引起世界巨大的震撼，爲戰爭帶來不可預測的變數，因此整個計劃必須達到天衣無縫的完美境界。

主持這個計劃修訂工作的是當時的總參謀長小毛奇，魯登道夫即爲其重要的幕僚。其間經過無數次的修訂，顯示出他在軍事上的獨特眼光，這個作戰計劃現已成爲德國戰爭學院的教材。

一九一三年，魯登道夫從參謀官調任步兵團團長，作爲一個軍事指揮官需要接受各種的訓練與磨練，都在他的身上見到豐碩的成果。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又調往東線戰場作戰，擔任第八集團軍的參謀長，爲當時戰區最高統帥興登堡將軍所賞識，從此成爲這位傑出軍事家的得力助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在東戰場上，以劣勢的兵力展開有史以來最長戰線的猛烈攻擊，終於取得巨大的勝利，俄羅斯

斯於是役簽下投降條約，德軍創造戰爭史上的奇蹟，興登堡與魯登道夫不但成爲德國的民族英雄，更是世人心目中的優秀軍人。

魯登道夫雖然在東線戰場上光芒四射，但是在西線的馬恩戰場上，卻遭遇到法軍永無休止的糾纏，以及沉重的打擊，無法取得預期的戰果，暴露出「施里芬」計劃的若干盲點。

不朽的軍事思想家

一九一六年，德國受到戰爭的影響，財政與經濟出現巨大危機，德皇威廉二世爲了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早日結束戰爭，不惜孤注一擲，發動兩面作戰，追求所謂「光榮的和平」。魯登道夫在此時提出所謂「總體戰」的理論，使他成爲不朽的軍事思想家。

一九一七年，他爲了澈底消滅英國皇家海軍，批准無限制的潛艇戰，以致不慎擊沉美國的商船，導致美國的參戰，奠下失敗的命運。一九一八年，他企圖奮力一搏，在西戰場上發動總攻擊，但由於兵力懸殊，且整個國際的情勢對德國不利，德軍的士兵受到嚴重的打擊，總攻擊的行動

宣告失敗。當時德國出現鷹派與鴿派，他屬於前者，主張頑抗到底，但爲大多數人所反對，乃憤而辭職，德國投降時，他避禍於瑞典。

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國人民因戰敗所累積的不滿情緒，爆發革命的運動，一九一九年二月，他返國亟思有所做爲，一九二〇年參加卡普暴動，一九二三年希特勒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他是當事者之一。

一九二四年，他當選社會黨國會議員直到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五年，他成爲納粹黨的總統候選人。

一九三五年，他的嘔心瀝血之作「總體戰」問世，奠定他成爲偉大軍事思想家的地位。他反對克勞塞維茨的關於戰爭是政治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一論點，認爲政治從屬於戰爭，一個國家要動員全部物質和精神力量來進行戰爭，和平只不過是兩次戰爭之間的間歇。（龍寶麟編撰）

周中勛（一九三二—一九九九）

陸軍總部訓練署體育科長

政工幹校體育系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主任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秘書長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

遇事考慮再三，一生兢兢業業，待人

謙和的周中助教授，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廿

九日，在美國芝加哥病逝，享年八十八歲

，他的家屬依照遺願，將骨灰運回台灣，

安葬於台北縣三峽鎮基督教天品山莊墓園

。他的親友故舊和門生，曾於七月十日在

台北市基督教中國信義會靈光堂舉行追思

禮拜，有教育界、體育界人士數百人參加

。

周中助河北慶雲人，生於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八日，父親周諱訓，

母親李桂英是書香世家，從小聰敏，年僅

十三歲，到天津讀南開中學，養成獨立自

主，剛毅不拔的個性。

由於愛好體育，中學畢業後進入北平

民國大學體育系，畢業後任南京三民中學

體育主任、童子軍團長、訓導主任等職。

在這一段時間，他利用機會，先後參加黃

埔軍校、訓練總監部調訓，取得了視同黃

埔軍校十期適任軍官資格，結訓後回原校

服務，並兼任教導總隊少校體育教官。

一九三七年十月，已滿二十六歲，因

對日本抗戰爆發愛國心切，投筆從戎，到

財政部稅務所警察總團，擔任少校體育教

官，負責部隊體育訓練。一九四〇年應浙

江大學聘請，曾往執教一年。

一九四一年響應當時軍事委員會委員

長蔣介石的號召，再度從軍，奉派到空軍

幼年學校，擔任體育主任教官七年多。一

九四八年調職空軍總部，再轉陸軍第一訓

練處任職。

來台以後，曾任陸軍訓練司令部體

育處第四科上校科長、陸軍總部訓練署體

育科長、國防部總政治部體育組副組長兼

三軍球場副主任等職務。一九五六年轉任

政工幹部學校體育系主任，為國軍培養體

育幹部付出不少心血，直到一九六四年始

屆齡退伍。

他在一九五四年曾擔任中國青年反共

救國團體訓練委員會委員兼執行秘書，

接受體育界權威江良規博士的建議，仿照

德國，創辦青年體育獎章制度，歷時四年

，有四萬四千多人獲得獎章，對提高青年

體能，很有貢獻。一九五五年又籌辦雙十

國慶體育表演活動，頗獲觀賞群眾及海外

回國僑胞的讚揚。

文化大學），邀請他擔任體育系主任，從

此以陽明山華岡學園為家。學校創辦時期

，百事待興，他以軍中學得的克難方式，

興建體育場，成立棒球隊，同時為後來的

文化大學體育系所奠下堅實的基礎。一九

六六年，他兼掌文化學院舞蹈科，第一次

開創舞蹈公演活動，獲得圓滿成功。因此

文化學院舞蹈團，由教育部推薦，代表中

華民國參加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奧運會文化

藝術展覽，一連演出三十六場，並獲邀在

墨西哥國家劇院演出，風靡了墨西哥城。

舞蹈團在返國途中，又前往美國、加

拿大演出九場，亦大受歡迎，對宣揚中華

文化貢獻極大。

一九七一年，他又兼任中國文化學院

總務主任，並被聘為最高榮譽的華岡教授

，桃李滿門，深受學生愛戴。

一九七三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改組

，由黎玉璽上將繼楊森上將之後，接任理

事長，邀請他擔任秘書長，歷時八年，建

樹頗多。他襄助黎玉璽理事長推動全民體

育十年發展計畫，運動選手的莊敬自強訓

練計畫、一般民眾的登山安全措施計畫、

口，努力向下紮根。爲了培植優秀運動選手，成立了左營選手訓練中心，又發動舉辦中正杯各種運動比賽，發起百萬小時捐獻義務指導體育活動，審查出版各種運動規則，審查全國及認定亞洲、亞運、奧運、世界等運動紀錄，舉辦青少年體育專長訓練，組織推展全民體育訪問小組，訪問縣市區級體育會、各種運動全國性運動協會，創辦運動傷害及防護員講習會，出版全國體協季刊與年刊等，爲我國體育運動的發展，貢獻極多。

他一生不辭辛勞，堅守崗位，曾擔任我國參加一九五八年東京亞洲運動會考察團秘書、一九六〇年第十七屆羅馬奧運會中華代表團總管理、一九六六年曼谷第五屆亞運會中華代表團總幹事、一九六八年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會中華代表團代總幹事、一九七〇年曼谷第六屆亞運會中華代表團總幹事、一九七二年慕尼黑第二十屆奧運會，擔任我國參加國際擊劍會議代表，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任中華代表團總領隊，一九八九年日本札幌亞洲冬季奧運會任中華隊總領隊。

一九八一年他雖已自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行政工作退休，但仍擔任全國體協

常務理事及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等職務。

我國參加奧運以來，成就最高的一次是羅馬奧運會，楊傳廣以八三三四分打破奧運紀錄榮獲銀牌，是我國體育史上一項大事，但代表團回國後因種種原因，歷時三十年未出版報告書，向國人有所交代。周中助認爲爲後代留下光榮的歷史紀錄，至爲重要，因此聯合吳文忠教授，請託保存有完整資料的汪清澄教授執筆，歷時一年半完成，終於一九九一年由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出版。

周中助學生奉獻體育，在一九九四年以八十三歲高齡，應邀前往福州，出席華僑華人與體育研討會，發表了全球華僑分布情況及其體育活動的論文，表現了他老而彌堅的精神。

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期間，在青島與羅鳳翔女士結婚，一生夫唱婦隨，家庭生活美滿，育有二子三女，孫子女達十人。他很重視子女教育，均學有所成，各盡其長，獻身社會，目前除長子周談輝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擔任教授外，其餘均在美國任職，一門俊秀，後繼有人。（汪清澄撰）

余超平（一八七六—一九九八）

新民國報總編輯、社長
醒華日報編輯

與醒華日報共始終

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最初可謂勢單力薄；以後風起雲湧，追隨者日眾，主要在注重宣傳。遺囑有：「必須喚起民眾」之句，可知其對主義之宣傳，至死不渝。及身推翻帝制，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北美洲爲主要基地，先後在美國手創「少年中國晨報」；在加拿大溫哥華創「新民國報」、多倫多創「醒華日報」。三報之中，「新民國報」及「少年中國晨報」先後停刊，「醒華日報」近年改爲月刊。過去三報對革命貢獻至大，其中尤以「新民國報」最負時譽。緣康有爲、梁啟超之保皇黨，首先在溫哥華創立，廣事宣傳君主立憲。孫中山以推翻帝制爲革命目的，必須打破君主立憲的迷思。因此手創「新民國報」爲革命理論宣傳，以後新民國報在「討袁」、「掃除軍閥」、「抗日」諸役中，發揮了很大效果。在新民國報歷任總編輯

中，以余超平在任最久，一直到民國五十年末期宣告停刊後始正式退休，可謂與新民國報相始終。余超平文筆犀利，允為海外新聞的一枝健筆，研究海外新聞者，余超平是不能不提的歷史人物。

歷任總編儘多元老

余超平長於文事，歷任醒華日報編輯、新民國報總編輯、社長，他的大塊文章，讜論縱橫，在抗戰期間，為新民國報寫的社論逾百篇，對鼓舞僑胞支持國民政府抗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這一段時期，

溫哥華、域多利是華僑聚集的重鎮，人口比多倫多或加東多得多。新民國報原為孫總理手創的報紙，余超平乃繼夏重民、陳樹人、謝英伯後為該報總編輯。黨國元老如林森、邵元沖、程天放等曾長期為該報寫專論。該報刊頭題字為元勳黃興的手書。余超平在民族存亡繫於一戰的關鍵時刻出任艱鉅。故戰後得蔣中正主席頒予勝利勳章。此外，余超平以維護自由、民主，反對獨裁專制，鼓勵華裔加人克盡國民義務，參加加拿大軍旅服役，獲加拿大總理金氏獎狀。

抗戰時期加拿大主要中文報章只有加

西的新民國報和加東的醒華日報，均屬國民黨黨報，總編輯每多由國內選派或由留學生擔任。余超平是唯一就地取材，且任期最久者，而其成就亦最可觀。余氏以一華僑子弟，一不靠國內勢力；二不靠學歷。完全以自學成功，專心文事，成為加西一枝無堅不摧的健筆。其卓越的識見，又使他能洞識先機，不但文采斐然，立論嚴謹，且預則屢中，成為判斷時局的高手。日久為僑眾所信服，所以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書生論政、文章報國，余氏可為一代楷模。

忠臣孝子艱危身世

「求忠臣於孝子之心」。這句古訓，在時興的「識時務者為俊傑」，當然嗤之以鼻。但我們回心一想，今日趨炎附勢的風氣，笑貧不笑娼的時代，何嘗不是因為識時務的「俊傑」太多而成風尚？安貧衛道之士，幾可謂稀有動物，彌足珍貴了。

余超平的父親余毓材，廣東開平人。一八九七年（時年廿一歲）來加。這一年，正是德國佔了膠州灣，俄國佔了旅順。孫中山已組織了興中會（一八九四）和第一次廣州起義（一八九五）。余毓材已很

嚮往革命了。以後中國又歷八國聯軍入京，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也風聞於世界。一九一一年，孫中山經美來到加拿大籌款，準備再一次在廣州起義。當時余毓材已在卡加利加入傾向革命的致公堂，並任該堂司庫。孫中山從溫哥華到卡加利籌款和組織同盟會，就是余毓材的協助。當時加盟者由孫中山親自主盟，計有余毓材、李銳軍、余耀棠、余卓凡、雷某等數人，余毓材的長辦也由孫中山剪了。這一次籌款，溫哥華致公總堂的堂址也向銀行抵押了，連各埠捐款都交孫中山匯回香港購買軍火，發動轟動世界的黃花崗之役，革命風潮由是彌漫全國。同年十月武昌起義，滿清便被推翻。因此，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墓的最頂一塊紀念碑，刻了「加拿大總支部」數字。

從余毓材開始，其子余勳平、余超平，孫余藉容、余溢池，曾孫余道生等均為國民黨黨員。

余超平十六歲即旅居加拿大，二十歲在卡加利加入國民黨。曾短期歸國協助父親余毓材經營商務，旋即回加。自加入國民黨後，除近年以年高體弱，不勝繁劇外，幾全部歲月投身報務黨務工作，真可謂

中 鞠躬盡瘁於黨事。余氏一生清淡，其所謂艱危者，操深慮遠，作其個人，乃憂患於黨事艱危也。

別有詩才感時傷事

詩人錦心繡口，非關學歷，尤不關官職練歷，乃別才也。無此別才，終身不得入詩門一步，故施施然之大學問家，亦有望門興難者。詩人雖非聖人，惟詩人壞蛋最少，因詩為性靈產物，詩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且詩教常在涵詠之間，受益而不自知，故心日趨慈悲。不但易於憂國傷時，還兼及萬物蒼生也。所謂：「為月憂雲，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這種慈悲能做惡人嗎？我國歷朝大詩人，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晚年很多學佛，正是理想接近之故。

(三十五) 傳人名外中

余氏大塊文章寫得好，詩也做得好，但十九都是感時傷事的，正是當代詩人的特徵，基因百年來家國之變，感觸傷懷之事特別多的緣故。余氏詩高處有魏晉之風，蒼鬱又可近老杜。他二十七歲便有大量的詩作，畢竟算是早熟的詩人，其生性奇磊，孤高能一生自持，從開始寫詩便見。如「自詠」中的寫照：「鯤魚曷宿池，鳳

鳳不棲草。棲草實凡禽，鳳凰何潦倒。潦倒亦非奇，此由時勢造。萬方積穢多，徒筆烏能掃。任他荊棘榮，那怕梗楠槁。鴻鵠自分業，牛驥肯同皂。當年志未頹，人亦何曾老。虎變自揚揚，龍潛猶浩浩。但食武陵桃，不食鄰家棗。藏器以待時，養晦究何惱。翻作稻梁謀，無限林泉好，記曾操月旦，主義堅懷抱，雖無匡時篇，卻有鋤奸稿。矧俗與鍼風，這是心中寶。豈同逐臭輩，見利抑同道。」這首詩是余氏開始寫詩時，初試啼聲之作（二十七歲），卻是氣勢雄渾，格調高古，一韻到底，其才情可見。我以詩長，原只想錄幾句，但一路寫來，不忍斬斷，且係「自詠」、自寫胸臆的夫子自道，其擲地有聲，不由自主全錄下來，亦可告後之來者，加西百年史中，有此性格奇磊，不肯從俗的詩人。

余氏長詩不多，但都氣勢雄渾。如「哭麗貞」：「挑燈讀史人何在，今夕惟餘杜宇啼。淒絕塔前蛩韻急，小窗照映月沉西。……傷心一死成長恨，恨煞幽明兩路征。」其情真能寫到絕微處。余氏畢生淡泊，雖言直筆厲，但風度卻平易近人，我們可以從詩中見之：「抱志不夷亦不惠，

持心無己亦無貧。」這兩句真神來之筆。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余氏不夷不惠，不刻意做作，天性自然，隨遇而安。亦無己無貧，其個人無求感（時年二十八歲）。這樣說說雖易，但余氏卻畢生就是這樣，認識他的人都知詩人真赤子之心，乃見其真也。余氏生於亂世，傷時感事的好句就太多了：「憂患幾經成獨鶴，窮愁每逼似奔鶉。」「魂銷最是花開後，淚湧偏逢月上時。」「引狼底事遠天失，屠狗成名國運遷。」「微生我已哀同輩，夢死誰還覺後人。」好句很多，最後兩句，乃「重遊檀島有感，寄餘園、心國、之遠、道生諸子」，沒有在詩卷刊印，這是後期的詩作了。

近代史跡指點親切

筆者與余超平年齡相差三十二歲，叨承垂交，使筆者得親近長者，雖年紀差距甚大，但志趣性格差距甚近，情同亦師亦友之間，他晚年怕傷腦筋，已少寫詩，每寫亦每寄給我。前後相唱酬者祇有三首。兩首刊在我的詩集，但我的文詩太多，很多隨寫隨掉了，有的也忘了。上段引余超

平最後一首，我有和詩的，最近，把余超平歷年寫給我的書信重讀中檢出來。其中有兩句答他（前引的兩句）：「哀吾落拓吳中市，羨彼能居魏闕人。」前句典出子胥吹簫吳市，後句引自「菜根譚」：「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余超平長者風範，我有兩次到域多利看他。

第一次是我為星島日報寫「唐人街外史」（章回小說），實地到域多利看唐人街。把地形看熟，那裡是「番攤巷」、致公堂、孫中山下榻的酒店，那裡是王昌行刺湯化龍的地點，「唐人街皇后」出沒之地段，「女傭案」發生的餐館。都是他帶我去參觀，並講了很多史實和掌故，我能寫得該書活潑生動，很多和他繪聲繪影的描述有關。第二次看他，到過他的住處，和毓材翁的靈墓。

余超平和我有緣，他很像我的三伯父（許憲安，主審日本華南派遣軍總司令田中久一戰犯的軍法官，判田中死刑，槍斃在廣州流化橋）。瘦削高挑，雙目炯炯有神。「望之儼然，近之即溫，聽其言也厲。」余超平就是這樣一號的君子人物。我有兩次參加總支部代表大會，第一次是余

超平擔任會議主席，通過「宣言」，我是起草人，會前分發了，主席當然在會前讀過。竟然當眾說：「我在總支部幾十年，沒有讀過這樣好的宣言。」就這樣一字不改通過。我不應該在這裡自我吹噓，但是代表近百人都聽到，我對長者的提攜，以感恩戴德之心，在今日寫出，尤感傷懷，只可請讀者原諒了。

一九九八年，我由「聯經」出版「一九九七香港之變」，寄了一冊送給他。他

回信說這幾年怕傷眼力，已無法讀書了。「但由於史蹟及此書的吸引，一直到無法讀下去才放下，晚上在床上亦復如此，現在已讀完此書。」其它的贊譽勗勉，使我萬分感激。

余超平高齡逝世，民國失一大老，新聞界失一元老，他光風霽月，光明磊落的走完人生旅程，他的著作，會照亮愛國家、愛民族、愛中華文化的中國人的心田。（許之遠撰）



余超平（右）早年與父親余毓材（中）在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前合影。